

[日] 天下英治 著

吴耀明 译

BENTIANCHUANQI



ACURA

BENTIAN

BENTIANCHUANQI

BENTIANCHUANQI BENTIANCHUANQI

本田传奇

一个不断创新的传奇天才
一个基业常青的跨国企业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**BEN
TIAN
CHUAN
QI**
HONDA



BENTIANCHUANQI

本田传奇



[日] 大下英治 著 吴耀明 译 ○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本田传奇/(日)大下英治著;吴耀明译.-杭州:浙江人民出版社,2005.10
ISBN 7-213-03020-5

浙江省版权局
著作权合同登记章
图字:11-2005-56号

I. 本… II. ①大… ②吴… III. 本田宗一郎
(1900~1990)-传记 IV.K833.135.3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89948 号

Ningen Honda Soichiro

Copyright © 2003 by OSHITA Eiji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
Kobunsha Co.,Ltd. through

Japan UNI Agency, Inc., Tokyo

本书由 Kobunsha Co.,Ltd. 公司授权,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转授权,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

本田传奇

[日]大下英治著

吴耀明 译

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
(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)
市场部电话 0571-85176516
责任编辑 周 游
责任校对 鞠 朗
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 刷 浙江大学印刷厂
(杭州玉古路 20 号)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1.625 插 页 1
字 数 27.8 万
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
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213-03020-5
定 价 24.00 元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-
- 第一章 调皮的小顽童 / 1
 - 第二章 汽车修理工场 / 22
 - 第三章 结婚 战败 / 47
 - 第四章 与事业的右腕相遇 / 83
 - 第五章 克服倒产的危机 / 122
 - 第六章 进军美国、欧洲 / 154
 - 第七章 驰向F1的世界! / 194
 - 第八章 空气冷却VS水冷却 / 236
 - 第九章 引退的路 / 271
 - 第十章 与全体员工握手 / 294
 - 第十一章 人生着陆的时刻 / 343

第一章 调皮的小顽童

—

1906年(明治三十九年)11月7日,日本静岡磐田郡光明村山东(现今的天龙市),一个健康的男婴,在电闪雷鸣中呱呱落地。

男婴的祖母华江,就着产妇用的热水,想洗一洗新生男婴的小手。可是,那男婴的小手却紧紧拳握着。

华江托起小手,将它轻轻地展开。

突然,华江惊叫起来:“哇,这,这是怎么回事?这孩子……”

原来,刚从娘胎降临人世的男婴,小手正攥着一件东西。

华江轻轻地将小手里的东西取来一看,更是吃惊:这不是一根木棉针吗?

华江将木棉针递给了小孩的父亲仪平和祖父寅市,两人都伸长了脖子细瞧。

“难道是在娘胎里就握着了不成?”

“不可能吧,一定是生出来后在哪儿抓到的。”

华江望着刚刚来到人世、连眼睛还未能视物、皮肤还有些白中带青的长孙,温柔地笑着:“好像是为了我们家的铁匠铺而投胎降临似的。”

仪平此时正经营着一家铁匠铺。

祖父寅市抚摸着小孙孙的脑袋,眯起了双眼:“嗯,这个脑袋的形状很不错,像是具有思考新事物、创造新器具的智慧的。”

惠比须、大黑天、毗沙门天、弁财天、福禄寿、寿老人、布袋这七福神的脑袋形状各不相同。不同的脑袋形状能反映七福神所持有的不同的智慧。

看着小孙孙方方的脑袋,寅市想:这孩子一定具有创造新事物的智慧。

人们常把在艺术等领域有建树的人尊称为“宗匠”。寅市取“宗匠”一词中的“宗”字,命名本田家的长孙为“宗一郎”。

光明村是四周由山丘围绕的盆地,本田家就在那条几乎是正中贯流盆地的天龙川支流二俣川的边上。

本田家的人,本来就心灵手巧。祖父寅市因体弱多病,仅靠耕田的农活收入,要养活一家大小很难。好在祖母华江的一双巧手相助,情形就好多了。当时那地方织机盛行,织机一般都由男人操作,但祖母华江不但能自己操作,还对织机作了改良。所以,村里还有人邀请她操作织机和修理织机的呢。

不仅如此,华江还能制作出令专业工匠都自愧弗如、卷铺盖走人的漂亮的日式拉门。华江是村中公认的巧手,村民们称她巧比江户时代的建筑雕刻名人左甚五郎,所以把她称作“女左甚五郎”。

宗一郎如华江所言,是为了铁匠铺而投胎降临似的,自幼就喜欢呆在父亲汗流浹背、不停忙碌的铁匠铺里。在外玩腻了,他会飞快地跑回铁匠铺,看着父亲在那里忙个不停。

父亲本田仪平,生于1886年(明治十四年)3月10日。他承继承了母亲华江的智慧,自幼心灵手巧。因此,寅市在仪平15岁的时候,就送他去静冈县袋井的一家铁匠铺当学徒。5年后,仪平返回光明村,独立经营了一家铁匠铺。

仪平的铁匠铺,专门生产一些耕田农具和上山作业的器具,还打造了不少厨刀。与众不同的是,他并非一把一把地打造刀,而是三把五把地一起打造。他先将铁材纵向切槽嵌入钢材。由于铁墩和锤子都会使烧红的刀坯失去热量,所以一把刀一把刀地打,刀坯很快就冷却了,而三五把一齐打,就相对不易冷却。类似于这种合理的工艺改进,使仪平节省了不少工作时间。

仪平打的铁锹、镰刀、铁锯等,刀刃锋利,使用后不易钝化,村里人都蛮感激仪平的。

在仪平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,宗一郎一定会在不远处全神贯注地注视着。

父亲总是先将火点燃、加温,并用送风机吹旺炉火,保持高温。等到火候正好时,将做刀用的铁坯放入火中。

父亲的眼神,直直地盯着火炉,直到铁坯被烧得通红通红。父亲那炯炯有神的双眼,给宗一郎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火候一到,就开始锤打成器。通红的铁坯,用金属钳子夹着放到铁墩上。父亲用金属小铁锤,轻轻地锤打,然后向学徒们指示该敲击的正确方位。学徒们根据他的指点,举锤落锤。锤儿击在铁坯上,飞溅出一片通红的火花。

宗一郎在边上屏住气息,定神张望。他开始明白,那锤打的手儿,稍稍动作慢些,就难掌握锤面与铁坯的击点。如果随便乱击一气,那么打出来的刀具马上就会有裂缝或断折。所以精力高度集中、控制锤击的速度和力度,才是打造一把名刀的秘诀。

宗一郎呆呆地注视着父亲用全部的精力和技能打造出来的各种铁器。

宗一郎痴痴地凝望着连四溅的火花都无暇顾及的父亲,心中暗想:“父亲真了不起!”

其实,铁匠铺的活儿,并非让仪平感到心满意足。渐渐地,他

竟会给人修理枪支了。那地方,不仅有狐狸,还有野猪和熊出没。所以,不少人家有猎枪。

聪敏的仪平,靠着自己的摸索研究,很快学会了修理枪支。由于手巧艺高,方圆两三里外的人都来找仪平修理枪支。

不仅如此,他还自己制造了人力车床。有一日,他还跑到一块有天然气的水田里,插入竹筒收集并点燃了天然气,令村里老小看得目瞪口呆。

也许是遗传吧,宗一郎早在上小学之前,就模仿着父亲的制作方法,打造出长约10厘米的刀具。

宗一郎的母亲本田美加,比宗一郎的父亲小4岁,是1890年(明治十八年)7月4日所生。小宗一郎出生时,她不过才16岁。

宗一郎从小喜欢缠着祖父寅市。“我要去,我要去嘛。”

宗一郎闹着要去的地方是离家4公里远的精米屋,那里有一台用发动机作动力的碾米机。在那个时代,有这种碾米机是蛮稀罕的事儿。那碾米机发出的隆隆巨响,还伴随着燃烧石油后发出的阵阵刺鼻味儿和一股股青烟。宗一郎对这一切总兴奋莫名。

还有一个令宗一郎迷恋和兴奋的地方,那是离精米屋一公里远的木材店。在那里,宗一郎最感兴趣的是那把电锯。当电锯发出尖锐的巨响、木屑四处飞溅、空中弥漫了一片特殊的焦味时,宗一郎会为此痴迷、陶醉。

当村里引入电灯时,又让宗一郎大大地兴奋了一回。他望着腰挂电筒、虎钳、改锥、铁板的电工,动作敏捷地爬上高高的电线杆,接着一根根电线,仰慕之情顿生。在幼小的宗一郎眼中,电工简直就是英雄。宗一郎回到家,扑到围在火炉边的叔叔肩上,学着电工,将叔叔头上本来就不多的头发又拧又拉,嘴上还得意地叫道:“哈哈,我是电工,我就是电工。”

1912年(大正元年),宗一郎转眼已是6岁。寅市带他到天龙

川边的亲戚家中去玩。沿着天龙川的小道崎岖难行,小宗一郎穿着草鞋,走了半天,脚上竟打了一圈水泡。

当天晚上,亲戚家的大叔对他说:“我已跟人家说好,明天回去,可以搭乘木筏子。”筏子顺流而下情形以前宗一郎也常看到过,但是他从未想到过自己也有机会乘木筏子。所以他心中兴奋不已,竟夜不成眠。

第二天,宗一郎如愿以偿,真的坐上了筏子。

所谓木筏,是用15到20根如电线杆子那么粗的圆木,上下两层并排结扎而成。下面一层当然是完全浸没在水中。

筏子用竿子来操纵。渡筏人在河里一边用竿子抵撑着巨石,一边跟宗一郎聊着:“你看见那块大石头了吧?就是那边那块。你知道吗?水流竟然能让那么大的石块移动。其实呀,那块巨石原先在下游的。嘿,不可思议的是现在它居然出现在上游了。”

幼小的宗一郎,对河中巨石居然能逆流而上,从下游跑到上游感到不可思议。

“宗一郎,这(巨石)是怎么跑到上游来的?不明白了吧?”渡筏人笑嘻嘻地问宗一郎,然后慢慢地讲出巨石逆流而上的道理:“其实,湍急的河流,能够将巨石迎着水流上游的一边的底下的沙石冲走,形成低谷,令巨石向上游方的低谷倾斜。慢慢地,巨石就会向上游滚动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巨石就跑到了上游。由于水流能将巨石迎上游方的底部冲成低谷,所以那一边是极危险的。”

二

1913年(大正二年)4月,宗一郎进入了山东寻常小学开始读书。

两年后,宗一郎成了三年级的学生。一天放学后,宗一郎在

人群后面慢慢地走着。突然，一个小朋友飞快地超过宗一郎，急急地向前跑去。

宗一郎马上叫住了他：“嘿，你往哪里去呀？这么急匆匆的。”

“听说汽车开到咱村里来了。”

“什么？汽车？”

年幼的宗一郎，只是在照片上和图画里看到过汽车。真的汽车从未看到过和触摸过。所以宗一郎一听汽车来到村里了，就赶紧与那个小朋友一起往村里赶。

自从德国人卡尔·本茨发明了汽车以来，已经过了28个年头。美国T型福特汽车的推出，推动了汽车向大众化的方向发展。

在日本第一辆汽车登陆是在1900年（明治三十三年），它是一辆属于住在横滨的美国贸易商人汤姆逊的美国造蒸汽汽车。而年幼的宗一郎急急赶往村里去看汽车的那年——1915年，全日本所登记的汽车，只有1300辆。

宗一郎气喘吁吁地赶到了村里，只见一个油光发亮的黑色巨物，在狭窄的田埂上轰然驶来。

“看那里，那就是汽车呀！”

宗一郎从学校一路奔跑，早已上气不接下气。可是看到心仪已久的汽车真的出现在眼前时，疲累顿时烟消云散。

那辆有车棚的汽车在村道上发出骄傲的巨响，慢慢地前行。这是1908年由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开始生产的福特T型汽车。

“我一定要亲手摸摸它。”宗一郎拼命地往前赶，不一会儿就追上了汽车。他一边保持着与汽车同样的速度跑着，一边用手触摸着那油黑锃亮的车身：冷冷的、光滑的，令人心驰神往。

宗一郎看到汽车身后还装有像把手一样的长柄。于是，宗一郎抓住那长柄，与汽车同速前行。一身的疲累，这会儿如魔术般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无论是发动机的轰鸣，还是机油燃烧后排出的油烟味，宗一郎都着了魔一样地喜欢。

“哇——哈——”

宗一郎不停地欢叫着，仿佛是在驾驶着汽车。不一会儿，汽车停下了。村里看热闹的人们把汽车围了起来。

从车门到缓冲器，宗一郎没放过一个角落，全都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遍。

接着，宗一郎还蹲下身子对车子底部也观察了一番。他要知道那乌黑的机油是从哪里滴落下来的。并像小狗似的，把鼻子凑到地面闻了闻那刺鼻的机油。

他好像嫌这样还不够似的，又用手指沾了地上的机油凑近鼻子，用力吸了吸。

“等我长大了，我要用自己的双手制造自己的车，开它个够。”在将机油吸入胸腔的同时，宗一郎的梦想也萌发了。

这以后，只要听说有汽车来，他马上会背起小他7岁的弁二郎，跑着去看汽车。

宗一郎的朋友如此形容宗一郎：“宗一郎简直是个车迷，只要听到有汽车，马上飞也似的追出去。真像是沾在金鱼尾巴上的屎似的。”

1915年(大正四年)10月31日，母亲美加给宗一郎穿的碎白道花纹布和服系了一条青色的腰带：“今天，你就用这根腰带吧。”

那天，学校正好有庆祝天皇诞辰的天长节庆典。大正天皇的诞辰日，本来应该是8月31日。但是，正好碰到学校放暑假，所以就将10月30日的天长节代为庆祝日。

那根腰带，本来是美加自己要用才买来的。大概美加想一年才一次的天长节，还是让宗一郎稍稍穿得像样一些，所以把那根新腰带让宗一郎系上。

其实那时候，本田家也真算不上富裕，所以不能常常买新的

和服。宗一郎一直穿的那件和服,由于老是擦鼻涕,袖口早已变得硬邦邦的了。那时的宗一郎,还有个绰号,叫“黑鼻鼬”。那是因为他老是在去铁匠铺帮忙劈木炭时,用又脏又黑的手去擦鼻子,把鼻子弄得黑黑的缘故。

宗一郎系上母亲给的漂亮的新腰带,心中十分高兴,得意地向学校走去。但是,他的玩伴们却开始嘲笑他:“嘿,你那青色的腰带,多难看哪。”

宗一郎有些生气了:“难看? 没有的事儿!”

“可是看上去像女人用的。”

“对呀,是我妈的腰带嘛。”

宗一郎的实话,令玩伴们着实吃了一惊。

其中一人开始故意大声地嘲笑起来:“哎呀呀,你的腰带是女人的腰带呀!”

宗一郎委屈地哭着,跑回了家。

他实在想不通:什么男人的颜色、女人的颜色? 男人穿什么颜色衣服、女人穿什么颜色衣服,有什么好啰嗦的? 每个人要有自己个性嘛。只要不给别人带来不快,什么颜色都可以穿的!

那个时期,正好是明治的全盛时期。没有一点美感的质朴单调的颜色,几乎成了统一色。大家也都彼此模仿着,无一例外。

可是宗一郎根本不理睬这一套,他照样穿着那时的日本人不敢苟同的青色、红色等色彩“招摇”的服装东跑西逛。

有一天,宗一郎看到隔壁石材铺的老板在雕刻地藏菩萨。那老板,用锤子和凿子,将方形的石块渐渐地雕刻成圆圆的地藏菩萨。宗一郎看着看着,心里就开始冲动起来。

“最好让我用锤子和凿子,亲自打造一尊地藏菩萨。”宗一郎想。

那老板终于停止了雕琢：“好啦，剩下的只要再作点精加工就成了。”老板大概是要上厕所了，一边自言自语，一边向里面走去。

宗一郎等到老板走远了，机警地向地藏菩萨慢慢靠近。他捡起了放置在地上的锤子和凿子。

“正好趁现在没人，让我来将地藏菩萨的脸部雕琢得更好看些。”宗一郎一边想一边举起了凿子和锤子。

对着地藏菩萨的脸部，宗一郎左看右看都觉得不舒服。他学着石材铺老板的样子，俨然像个老石匠将凿子举起。用锤子轻轻敲击凿子，石头一点一点地被削掉了一片。宗一郎本来人就聪明，所以不一会儿就显得驾轻就熟了。

“如果再削掉一点，一定更好看。”宗一郎想。

宗一郎将凿子放在地藏菩萨的鼻子边上，再轻轻地用锤叩击。大概是用力过大，凿子的刀口过深地嵌进了地藏菩萨的鼻子。宗一郎一惊，连忙将凿子急急抽出。就在这瞬间，地藏菩萨的鼻子“啪嗒”一声掉在了地上。

宗一郎更急了，他连忙用左手捡起了那只被他凿掉的鼻子，并马上按在地藏菩萨的脸上。可是怎么可能再将鼻子安上去呢。

“呵，这可怎么办呢？”宗一郎顿时被吓得直冒冷汗。

就在宗一郎手握石鼻，急得不知所措时，石材店老板一脸轻松地厕所转了回来。

当他发现宗一郎右手提着锤子，感到很奇怪：“喂，你在干什么哪？”宗一郎不由自主地将握着石鼻的左手藏到了身后。

石材铺老板马上变了脸，他向宗一郎靠了过来：“你在藏什么？啊？让我看看！”一边说，一边用力拉过宗一郎的左手：“快让我看！”

宗一郎知道逃不过去了，只好张开了左手。那只被宗一郎的手汗浸湿了的地藏菩萨的鼻子，赫然暴露在石材铺老板的眼前。

石材铺老板的眼睛睁得溜圆，眼珠子从宗一郎的手慢慢移向那没了鼻子的地藏菩萨像，再慢慢地转回宗一郎的左手。

“好哇，你……这是怎么回事嘛？你过来，跟我走！”宗一郎被他一把揪住拖到了铁匠铺的门前。

父亲也对宗一郎动了大怒，眼睛很快也像石材铺老板一样睁得溜圆。

这件事让宗一郎得到了一个深刻的教训：“别人的东西，不要随便去碰。”并从此铭记心中。

有一段时期，宗一郎常常被担任“五德”（即“温良恭俭让”）教育的老师叫到办公室训斥。在老师训斥时，他一点也听不进去，眼睛盯着在鱼缸里慢慢游着的金鱼，脑子里在想：为什么金鱼都是红颜色的呢？

终于有一天，宗一郎趁老师们都不在办公室时，偷偷溜了进去。他把金鱼捞出来，将绿的和黄的油漆涂在了金鱼的身上，然后再放回鱼缸里。看着自己的杰作，宗一郎十分得意。

但是，第二天，金鱼都死了。

“这种坏事，只有本田才做得出来！”

宗一郎又被叫到了办公室，老师的眼睛一个个睁得溜圆。

三

父亲仪平，大概是太累的缘故，在1917年（大正六年）得了风湿病，铁匠铺的活儿，慢慢就干不了了。活儿由学徒们接手去做，结果质量慢慢下降，店铺的声誉也一日不如一日。

宗一郎的祖母华江劝仪平：“还是改做自行车铺吧。”

在天龙地区附近一带的村庄，当时自行车并未普及，只有村公所有一辆自行车。但是，从光明村到信州的县大道已经修好。

华江预测着不久的将来：“一定没错，将来富裕一点的商人

会骑着自行车跑生意的。”

仪平听从了聪明的妈妈的意见，将铁匠铺改成了自行车铺。在修车时，仪平对自行车的构造也了解得一清二楚了。他还学会了焊接技术，并还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些必需的工具，如氧炔焊（气焊）用的气罐、人力车床等工作机械设备。

仪平并非只是修补好了轮胎就完事了，对自行车的脚蹬、自行车链、车把等，他都要一一检查，如果未达到“状况良好”，他认为就无法向客人交差。

仪平对此非常自豪，他说：“我修过的自行车，质量比新的还要好。”

后来，仪平听人说起：“东京的旧自行车，像废铁一样不值钱。”

仪平马上打点行装去了东京。他在东京的一家自行车行，用很便宜的价格买下了几十辆旧自行车。

仪平大胆地对自行车的结构进行改造。那时候，支撑自行车把的车杆与支撑自行车坐垫的车杆有两条管子连接着。这样，非常不适于身穿和服的女性使用。如果将上面的两条连接的管子去掉，在结构上作些改造，这样就变成身穿和服的女性也能使用的女式自行车了。

仪平的自行车铺前整齐地排列着许多自行车。小小的车铺一下子变成了二俣地区有名的自行车行了。

仪平把对面一栋二层楼的房子买了下来，那楼原来是一家银行的支店。底楼就用作自行车工场。

仪平常常会在客人买了车以后，一家一家地去随访：“觉得怎么样？用起来还行吗？”“若有什么问题，请马上告诉我。”

宗一郎觉得不可思议，就问父亲：“为什么还要一家家地去随访呢？”

宗一郎怎么也没想到，父亲仪平听了这个问题，脸色一下子

变得非常严肃。他说,作为手艺人,不能说东西卖掉了就算了,他一定要对卖掉的东西负责到底。如果只顾制作,或只顾销售,你以后的顾客会越来越少的。

父亲的一番话,在宗一郎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在宗一郎成为小学五年级学生的1917年(大正六年)春,大家都在传着一个消息:滨松好像来了飞机啦。

美国年轻的飞行家亚特·史密斯被称为世界的“空中之王”,是空中飞行连续翻滚22回的世界纪录保持者。3月份他到达横滨,并预定在日本各地举行大约为期4个月的公开飞行观摩表演。滨松的步兵训练场也将是他日本巡回观摩表演的一个点。

在两年前的1915年(大正四年)12月,有“万能飞行家”之称的查尔斯·纳伊尔斯来日本,在大阪市的城东练兵场表演空中翻滚,大获成功。之后,人们对飞机和飞行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。因此,听说史密斯来日表演,人们全都翘首以待。

宗一郎从未看到过真正的飞机。印象中只有书中所画的有两羽机翼、停在机坪上的飞机。睡在被窝里,宗一郎却怎么也睡不着,他一直在想:飞机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的?飞机是怎样在天空中飞翔的?

“无论如何,一定要亲眼看一看那飞机!”宗一郎内心深藏着的好奇心,又不可抑制地冒了出来。

“但是,如果跟父亲讲明想去看飞机,父亲一定不答应。”宗一郎想,他感到无助。

史密斯在滨松表演是5月28日。那天早晨,宗一郎溜进了父亲经营的自行车铺。他将父亲刚修理好的一辆自行车推了出去,飞也似的朝前骑去。目的地当然是滨松的练兵场。学校那头,是顾不上了,没请假就逃课了。

大人用的自行车,对只有小学五年级生的宗一郎来说,到底

觉得太大了。若要坐在车座上,那脚就够不上脚蹬。于是,他只好将左脚伸过三角架再踩在左脚蹬上。左手紧抱车座,并用一只右手掌控着车把,双腿拼命地踩着往前赶。

“看飞机去!看飞机去!”宗一郎被自己的行动激励得无比兴奋。

从光明村到滨松的练兵场,有20公里路,但宗一郎骑得飞快,很快就到了。

可是,一到滨松练兵场的入口处,宗一郎不禁呆住了。原来门口竖着一块入场券价目表,清楚地写着从特等席起的各类价格:5元、3元、1元不等,最便宜的也要10钱。

“原来是要门票的啊?”宗一郎感到沮丧极了。

他这两天脑子里全是“去看飞机!去看飞机!”。入场券的事,想都没想过。宗一郎怨恨地看着入场券价格表,手中紧紧握着趁母亲不注意时偷偷拿的2钱日币。

“最便宜的席位也要10钱,2钱怎么也是看不成的了。”宗一郎想。

但是,就算这样,也绝不能轻易罢休。他拖着自行车沿着练兵场周边走去。

“什么样的隙缝都可以,怎么就没有看得到停飞机的地方呢?”宗一郎着急地寻找着,可练兵场四处是高高的屏障。突然,宗一郎眼睛盯住了眼前的一棵松树:它可比高墙更高。

“就是它了!”宗一郎“嗖嗖”地爬上了高高的松树。

“哈,看得见,看得见了。”练兵场的建筑物就在眼前。在这里,一定能看见亚特·史密斯的飞行英姿。

宗一郎不经意地往下看,“啊?……”自己刚刚还在下面徘徊的小径在树上仍看得清清楚楚。这就是说,从下面也能清楚地看到自己。宗一郎连忙折了好几根松枝,将自己隐藏起来。

过了一会儿,响起了一阵比汽车发动机响得多的轰鸣声,一